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Y36N5
1727
v.6

第九段下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次相州欽宗乃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蠟詔止之康王次濟州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為楚帝呂好問馬紳極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即位是為高宗外傳載康王為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崔府君廟中忽神促曰速上馬追兵至矣遽起果有疋馬在焉遂乘之走抵夾江其馬湧身而過既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廟中泥馬也先是欽宗年號為靖康人謂有十二月立康王之讖　磁州屬漳德府勝非蔡州人謚忠靖字藏一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

帝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术渡江入建康充降呂頤浩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兀术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兀术還帝乃復還越州 明州今寧波府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

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楊進王再興等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諡忠簡

汪黃沮抑鬱死淚滿衣襟

帝以汪伯彥黄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所至二人皆不上聞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吴岳

張浚爲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川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全蜀安堵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金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朮以書約戰韓世忠遣麾使王愈等殺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延安人以應募立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累遷横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朮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

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世忠妻梁夫人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乃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駐大儀以當敵騎移兵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聶兒孛菫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封福國公後追封蘄王初張浚治兵與元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守和尚原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朮會諸帥兵進薄和尚原玠璘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敵至伏發兀朮中二流矢亟髠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衂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壘於僊人關右之地曰殺金坪兀朮撒離喝等帥步騎十萬進攻僊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

偎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乃還據鳳翔金之不敢窺蜀者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四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封新安王岳飛湯陰人靖康初金人以二帝北去飛應募誓以忠義報國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以八十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又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後屢破金兵收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潁昌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潁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朮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以本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乃還飛後追封鄂王 與元今漢中府涇原今平涼府和尚原在今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箭筈嶺在今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仙人關在鳳縣境内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嶺之

傍武階即今階州廣德今州屬安慶府潁昌今開封府許州郾城今縣屬開封府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字德遠謚忠獻趙鼎字元鎮聞喜人贈豐國公謚忠肅世忠字良臣謚忠武吳玠字晉卿隴干人贈少師謚武安吳璘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謚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保謚
武穆

璜按宋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張亦有浚與俊之分劉亦有光世與錡之別並附丁南湖論以資攷訂南湖曰宋中興諸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貞儒益見隆重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然予歎武穆之奇禍而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謚武穆

苗劉變遭禁制不勝疑心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

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傳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刼帝傳位皇太子魏國公旉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顯靈寺爲睿聖宮徙帝居之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等會兵討之傳等憂恐僕射朱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渦自反正耳傳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傳正彥夜遁世忠獲誅之帝

因傳等淵聖皇帝來歸何以處之之語因是生疑故不復有復中原而迎二聖之心也詩餘有滿江紅辭後段云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欲此詞足以誅高宗之心矣　頤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謚忠穆

賊檜歸決講和稱臣奉貢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

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讐息兵則自檜始後帝以檜爲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檜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爲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劾異議者由是詔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請使兀术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何鑄充報謝進表使表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敝邑永爲憑焉　楚州今淮安府漣水軍今安東縣唐今唐縣鄧今鄧州俱屬南陽府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

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
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
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
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
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
鵰兒以姦貪屢爲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
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
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
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
行樞密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
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
檜矯詔名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
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
膚裏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
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
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
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傅會成獄大理卿
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
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
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寔檜曰岳雲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並殺雲與憲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矣廣義曰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讐此高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謚恭敏万俟卨音墨其屑

完顏亮再背盟吳山立馬

金主完顏亮有南侵之意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入寇衆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吳人憐伍子胥死立祠其上又名胥山上有寺觀左臨大江右瞰西湖爲一郡勝槩

賴儒生戰采石江左苻秦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令詔權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叅謀虞允文往

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
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
此以待有功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
江而來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
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
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
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來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
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
將明旦敵果至復敗之亮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
州亮至瓜洲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
士危懼遂共殺亮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
江時太尉劉錡病篤允文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顧充曰逆亮師出建康賴儒生成功
於采石金亮見弒於瓜洲而我江左彼苻秦不然帝
無駐蹕之所矣　采石山名在今太平府城北聠關
在今含山縣小峴山西相傳子胥奔吳過此又鎮江
北固山亦有昭關此軍潰當在含山蕪湖今縣屬太
平府　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四十五里有瓜洲渡以通
鎮江　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封雍國公謚忠肅

璜按楊誠齋海鰌船賦序云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鰌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明受亡乏儲嗣謀庸群議

初苗劉之變刼帝傳位於太子旉改元明受旉尋卒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謂太祖後零落可憫詔選其後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帝乃選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賜名瑗更名瑋進封建王立以爲皇子

璜按朝野遺記載苗劉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耳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在鐵塔下葢當時倂乳媪掩之云又云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在臺院比江柳宮中帝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

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薨竊故明受璫後宮皆不孕
高廟中手不樂張忠獻者亦追歸來望恩之怨耳

得賢能早付託亦見公心

初岳飛詣資善堂見皇子瑋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瑋育宮中凡三十餘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至是立爲皇太子更名昚帝尋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宋孝宗承七世開基太祖

自太宗至高宗凡九傳皆太宗之後高宗無子乃求太祖後孝宗太祖六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

傷斷弦攜漆杖有志經綸

帝志圖恢復留心騎射嘗射弩斷弦傷目又在宮中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命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葢精鐵也帝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張紫巖再出師符離阻喪

邵宏淵李顯忠兩不相能

建炎初張浚使都統制劉錡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至是帝以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月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顯忠又敗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城中原震動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按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河南指日可復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

生變竊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張浚漢州綿竹人紫巖綿竹縣山名縣治南有紫巖書院爲浚讀書之所時稱浚爲紫巖相公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綿水出焉此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富平今縣屬西安府虹縣靈璧今俱屬
鳳陽府

湯思退劾忠良脅和諭敵

湯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之恩檜病篤召思退屬以後事贈黃金千兩思退以爲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非檜黨信任之令權參知政事思退益堅和議後罷歸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用思退以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定書四事一欲通書叔姪二欲得四州三欲歲幣金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思退請遣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張浚上疏曰自

秦檜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竊爲陛下憂之浚又言請幸建康以圖進兵尋詔浚視師江淮思退諷右正言尹穡劾罷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思退奏遣魏杞復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思退猶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渡淮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攻陷楚州後杞至金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罷兵分戍正敵國禮而還　海泗今淮安海州鳳陽泗州清河口今淮安清河縣

滿朝中皆婦女歎殺豪英

兵部侍郎胡銓言金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事大之辱無再拜之屈書曰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德壽宮親奉養極其孝順

上皇居德壽宮二十六年帝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illegible]

不從

南北和臣改姪保境安民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來使至是始稱帝為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時帝銳意恢復佑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焉

宋光宗惑李后婦原將種

孝宗傳位於太子惇惇即位是為光宗尊孝宗為壽皇聖帝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后怨之　皇甫坦夾江人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時壽皇居重華宮帝惑於李后之言久不往朝紹熙三年二月帝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重陽節以疾不過宮羣臣連疏乞請不聽給事謝深甫極諫帝感悟輒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帝已出至御屏李后挽帝回曰天寒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秀才要斫頭耶竟傳旨還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鬭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學者稱止齋先生謚文節

宮人手煮成羹齋壇告變

宦官言搬出禍感病傷心

初帝違豫壽皇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

靚宮人手曰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
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帝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
節翌日合祭天地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
衮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幄皆仆
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雹交擊黃壇燭盡滅衆
皆暗中自救莫能措手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稍霽
則已曙不能成禮而罷聖體遂苦風眩一時策命宰
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病
一書云貴妃張氏

躬定策立寧宗太皇太后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丞相留正與樞密趙汝愚議
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太后
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於是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正
復率宰執入奏請建太子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
以進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
懼逃去人心益搖會光宗臨朝忽仆於地汝愚與尚
書左選郎官葉適等謀白內禪於太皇太后適與知
閤門事韓侂冑定計侂冑因所善內侍省關禮具告
之禮入見太后泣請許之時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禪
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羣臣入王不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諭旨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是爲寧宗　留正字仲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者號水心先生汝愚字子直餘干人追封沂公諡忠定侂音託

韓侂胄弄國柄貶竄宗臣

韓侂胄皇后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遂謀去汝愚以京鏜與汝愚有隙引居政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遂罷汝愚出知福州中丞謝深甫等又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乞令奉祠請答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尤必欲寘汝愚於死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因條奏其

鑿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寃之

用內批禁僞學驅除正士

初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知閤事劉弢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復用內批以其黨劉德秀爲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因進講畢極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矣侂胄大怒以內批罷熹自程顥程頤傳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熹門人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善類皆不自安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辨之亦被斥以學士葉翥知貢舉翥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胡紘與熹有隙爲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尋以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得罪著籍者趙汝愚劉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彭龜年汪達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　道州今屬永州府綿州今屬成都府朱熹父松字喬年婺源人熹字元晦居崇安扁讀書室曰紫陽書堂復築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自號曰晦翁晚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封徽國公謚曰文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謚文節必大字洪通吉水人謚文忠龜年清江人謚忠肅

衆讒諂蠅附羶犬吠雞鳴

侂胄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太師時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其門羣小滿朝競爲讒諂如許及之之由竇尚書屈膝執政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陳松獻妾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嘗達鈞聽耳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得預聞國政侂胄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

者又十人或慮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人其十人
亦欲得北珠冠知臨安府趙師羼亟市北珠製十冠
以獻十人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
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欠犬吠雞
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聞者
鄙之顧氏曰小人附韓氏以求美官種種然若蒼蠅
之觸
曉窗

歡樂極悲哀來朝堂生故

顧氏曰邊鄙告寧則朝堂生
故不至於極敗大壞不已

伐金詔思立着蓋世功名

時金爲北鄙阻戰爭部所擾兵連禍結國勢日弱有
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恢復之議遂起聚財
募卒出封樁庫黄金萬兩以待賞功乃降詔畧曰天
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
仇蠢兹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
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
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
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

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蜀吳曦獻地圖通金背叛

吳曦璘孫挺子也時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侂胄許之以爲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譛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會侂胄定議伐金乃命曦練兵西蜀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曦副之曦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因持重按兵河池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人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因命完顏綱經畧之曦陰遣人送欵於綱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附仔綱乃以金主景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興州今漢中府沔縣階今州成今縣和今西和縣俱屬鞏昌府鳳今鳳縣屬漢中府秦隴今秦州龍西縣興元今漢中府

賴安丙誅逆黨克復階成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曦即興州爲行宮自稱蜀王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度不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屬眉州人陳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曾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等謀誅曦欲奉丙主事巨源往與約遂定計好義等突入僞宮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内户曦啟户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撫定戒中盡收曦黨殺之傳首臨安衆推丙權四州宣撫使巨源好義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丙乃分遣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反大散關

合江今縣屬瀘州眉州今四川直隸州大散關在今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

安豐破江淮騷追求首禍

侂胄以諸路兵伐金招撫使郭倪攻宿州大敗副使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潰金僕散揆遂分兵九道南下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官軍不虞其至潰走揆遂奪潁口陷安豐軍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金紇石烈子仁復陷滁州入眞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皆沒於金侂胄以師出屢敗諭督視江淮軍馬丘崈遣劉祐持書幣議和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爲今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豈敢專擅又還侂胄復使方信儒如金議和金復書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並犒師銀方可信儒還報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貶信儒官復遣右司郎中王柟如金 安豐今鳳陽府壽州唐州今河南南陽府蔡州今汝寧府新蔡縣和

虞州府六合今縣屬江寧府

本希榮反重辱函首胡庭

史彌遠誅侂胄結交楊后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初不欲立已使皇子榮王㬚具疏言侂胄冉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殛殺之遣使即韶州誅蘇師旦後王柟還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柟以首至金金主璟懸二首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乃命罷兵侂胄既誅彌遠遂擅權用事楊后內專國政彌遠表裏相結權勢熏灼宰執侍從臺諫藩

闈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使心機壞家法易置儲君

帝太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宮中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初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壚之子與莒母全氏家於山陰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告還鄉秋試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天錫憶彌遠言及還臨安告之彌遠使天錫密諭保長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時楊后專政彌遠擅權皇子心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與國子學錄鄭清之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吾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吾之耳

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　慶元今寧波府

元太祖起幽燕中原膽碎

蒙古奇渥溫鐵木眞金授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至是兵勢浸強稱帝於斡難河是爲元太祖時金主衛王永濟即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眞問曰新君爲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眞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遂與金絶數侵掠金西北地境其勢大盛金人皇皇蒙古遂取金西京及恒撫州復遣其子窩闊台等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未幾陷金燕京

金宣宗渡淮水殺氣憑陵

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是爲宣宗時宋以金有蒙古之難遂與金絶罷金歲幣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朮虎高琪復勸侵宋以廣疆土金主遂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　盱眙今縣屬鳳陽

府樊城在今襄陽府城北與襄陽對峙棗陽光化今二縣俱屬襄陽府

宋理宗沂王子中宮策立

寧宗疾篤史彌遠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名昀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遂即位尊楊后曰皇太后垂簾專聽政　沂王名柄孝宗孫

昀音鈞

害濟王貪聚斂委政奸臣

帝既即位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史彌遠忌之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名醫人往視之天錫至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人以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彌遠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悉委政彌遠拜太師左丞相封會稽郡王後帝以諸路用兵國用不足遂務爲聚斂而民生蹙國勢

矣

焚楚州寇揚州李全作亂

賴兩趙奮兵擊收復淮城

初金濰州李全起兵於金爲亂率衆來歸以功遷京東河北鎮撫副使驕暴難制潛蓄異心朝廷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至鎮痛抑北軍全自青州來謁國端坐受拜全大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更折節爲禮國大喜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作亂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害其家兩司積蓄盡爲賊有明日國縊於途朝廷不問後全爲蒙古圍於青州遂降蒙古朝廷改楚州爲淮安軍全自青州復入淮安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陰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遺餉不絶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狥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全乃徑擣鹽城入據之時朝廷以趙方之子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通判攝州事趙璥夫亟迓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

葵帥軍赴之時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將趙揚闕范葵已入揚城乃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欲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悉衆寇揚州至灣頭據運河之衝宗雄武獻策於全曰城中素無薪芻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列砦圍三城以持久困官軍全張蓊奏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果喜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賊欲走入土城官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麾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爍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葵軍追及奮長創亂刺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爲主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葵復帥步騎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淮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賊始懼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也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淮安始平

州今登州府濰縣通泰二州屬揚州府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灣頭即茱萸灣在揚州城東北九里平山堂在蜀岡上宋郡守歐陽修建趙

仗胡馬掃邊塵誅吞西夏

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真伐夏盡克夏城邑夏主晛出降遂繫以歸而西夏亡

孟無菴身百戰併力平金

以孟宗政子珙爲京西兵馬鈐轄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帝命嵩之報使許之時蒙古攻汴金主守緒出奔河北復由歸德走蔡州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嵩之命珙等帥師赴之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薄城柔中流矢如蝟珙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珙鑿隄潭決入汝水寔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河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兩軍令攻西城克之因隨其城先是金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隨軍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日夕禦戰珙下令啣枚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萬衆競登太戰城上金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迎降乃四面夾攻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珙招塔察兒等之師以入金主自縊諸將舉火焚之珙乃與塔察兒分其骨

以還金遂亡珙凡身親百戰以致平金其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菴居士拜寧武節度使封漢東公及卒謚忠襄　柴潭在汝寧府城外孟珙字璞玉棗陽人

纔滅金先敗盟元兵又至

時南北盟好已定趙范趙葵欲因滅金之後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范不聽帝復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葵將楊誼等帥兵入洛陽蒙古聞之引兵南下至洛陽誼軍潰葵子才皆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後蒙古改國號

曰大元

據西湖一洼水怎濟蒼生

是時川蜀襄漢之地無歲不干戈瘡痍滿目元已盡有西北中原宋止據東南一隅宋亡之勢於此已成

三十里洼深水也又凹也

史嵩之毒賓僚每遭堂食

史嵩之久在相位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時以終喪夫位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八十日而卒範廷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而腫疾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丁大全逐宰相夜調臺兵

時帝年寖高閻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右司諫丁大全諂事内嬖竊弄威福右丞相董槐惡其爲人大全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

事

表章着諸大儒關閩濂洛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得孔孟之本原神宗朝歷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程顥河南人敦頤爲南安司理時父珦爲通判使顥與弟頤往受業得聞道於敦頤神宗名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多出其門哲宗時累官至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又訪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顥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神宗以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後召同知太常禮院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南劍將樂人楊時聞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遂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頤於洛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推爲程氏正宗而伊洛之學始入於閩後以龍圖閣
直學士致仕卒南劍羅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曰
不至此幾虛度一生矣延平李侗又學於從彥得伊
洛之正徽州婺源朱熹初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從
侗學焉其學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
室武夷山下四方道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學者稱爲
晦菴先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歷仕高孝光寧官
至秘閣修撰卒至是帝表章先哲追崇大儒詔曰孔
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觀五
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奬之意遂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
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　營道山名營水出焉在永
州府道州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蓮花峰在廬山湓
江一名湓浦在九江府濂溪在道州今九江府城南
有溪亦名濂溪南劒今延平府婺源今縣屬徽州府
同安今縣屬泉州府武夷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有神
降此自稱武夷君列仙傳籛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
敦頤字茂叔追封道國公謚曰元程顥父珦字伯溫

洛陽人顥字伯淳謚曰純頤字正叔謚曰正張載字
子厚郿人謚曰明楊時字中立謚文靖從彦字仲素
木沙縣人從家陽平學者稱豫章先生謚
文貞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謚文靖

朱紫陽繼春秋綱目書成

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
戊寅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周恭帝己未共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
倣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凡五十
九卷至是帝詔經筵兼進講通鑑綱目並詔以通鑑
綱目送國子監刊進　春秋三傳左邱明爲魯太史
受經於仲尼爲經作傳爲左傳公羊受經於子夏爲
公羊傳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爲穀梁傳邱明魯人公
羊名高齊人穀梁名淑
字元始一名赤魯人

賈似道把朝權通降誤國

賈似道賈貴妃弟也恃寵不檢帝以貴妃故累遷至
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時蒙古主入寇忽必烈將
兵渡淮尋帥衆渡江圍鄂州中外大震帝拜似道右
丞相兼樞密使以援鄂蒙古攻城甚急城中死傷者

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蒙哥卒於台州城下
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計聞忽必
烈亦聞阿藍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急圖解歸襲
位適似道再遣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
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
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兀良合台亦解潭州圍
引兵趨湖北傑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亦至
傑等濟師北還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
卒百七十人乃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
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帝以
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加少師封衛國公似道於是
權傾中外矣乃令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
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會忽必烈既立欲來修好
乃以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
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
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
卒至元兵大
舉國至於亡

買公田立關會害殺生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數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良貴提領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浙西六處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租之時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不足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失業矣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至是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宋度宗不知機仍尊師相

定策功加太師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覩襄樊如草芥棄與他人

蒙古主謀入寇命阿朮與劉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遂城其地又造船五千艘日習水軍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尋圍樊城遂城鹿門襄樊之圍日急而賈似道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襄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衂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知襄陽府呂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等死之襄陽亦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每告急於朝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卒無援襄之意至是蒙古阿里海涯至城下招諭

文煥文煥遂以襄陽叛襄樊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
虎頭山在襄陽府西南八里白河在府城東北萬
山在府城西一十里百丈山在府城南三十里峴
山在府城南七里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半閒堂鬭蟋蟀蕪湖潰敗

初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時蒙古改國號曰元阿术自襄樊既下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元主乃下詔數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术呂文煥劉整等大舉入寇漢陽鄂州黃州江州安慶皆降於元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然畏劉整不敢發會整死於無為軍似道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答書曰欲和則來面議似道不答乃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

术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諸軍同棹前走伯顔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　葛嶺在杭州府武林山葛洪曾居此無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新安今徽州府池口即池州府貴池丁家洲在今銅陵縣東北二十里魯港即魯明江在蕪湖縣西南三十里

木綿菴遭鄭虎臣結子收成

樞密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謝氏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府臺諫皆疏乞誅之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嶸叟等又疏劾之乃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

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窘辱備至及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初似道嘗齋雲水千人有一道士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辭之道士堅求不去於門側齋焉覆其鉢於案衆舉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詩云得好休時即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果有木綿之驗 虎臣字廷翰福安人

㬎昰昺軟膗膗弟兄三個

㬎昰昺皆度宗子也度宗崩次子㬎立是為恭宗㬎北狩庶兄益王昰立是為端宗昰崩弟昺立是為帝昺

人心離天命去閩廣飄零

元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北行㬎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昰即位於福州封昺為衛王元分道寇閩

乃奉昺於碙州即位又遷舟廣州新會之厓山　碙州在今廣東高州府吳川縣南一百四十里屹立海中乃雷化犬牙處崖山在今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延袤八十餘里山巔有元將張弘範紀功刻石

錢塘潮偏生的三日不至

錢塘江潮每日夜三至至是元兵分駐江沙上杭人多幸之而錢塘潮汐三日不至　錢塘今縣屬杭州府其江在府城東南錢塘門外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海故名浙江每歲八月十八日杭人競出觀潮善泅者泝濤出没謂之弄潮

兩大星中天鬬南者先沉

恭宗德祐元年有二星鬬於中天一星隕帝昺時有太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李潭州守孤城合門受刃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恭宗以芾知潭州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元兵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合家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乃取酒飲家人盡醉徧刃之芾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湘陰益陽二縣俱屬長沙府湟水在今桂陽州熊湘閣在長沙府城內

徐太學同男女焚死梯雲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滅火應鑣遂與二男一女俱赴井死　應鑣江山人謚正節先生

元伯顏下江南三川席捲

初元以伯顏總諸道兵直下江南所在迎降恭帝遂

三遇城三處那起臣無人

初伯顏南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張宴然以鄂州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蘷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池守王起元棄城遁都統張林以池州降及似道之師潰於蕪湖江上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降行宮留守趙溍棄建康而遁都統徐旺榮迎降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樞密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太皇太后詔牓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然亦不能禁也

李庭芝張世傑鐵心不改

初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人人感激自奮阿朮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乃議深入徑趨臨安及臨安陷元以恭宗北行至瓜州庭芝與守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乃將兵夜擣瓜

州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卒不克
而止阿术以太皇太后詔賜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
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阿术復
遣使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
於是上會福州使至端宗名庭芝為右丞相才為保
康軍承宣使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才將
兵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帥
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
泰州守將孫貴等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
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术皆殺之張世傑初屯郢
州及詔勤王乃將兵入衛伯顔進次皐亭山右丞相
陳宜中等白太后遣使迎降世傑與文天祥請移三
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世傑以不戰
而降遂去至定海及二王走溫州召之世傑以所部
兵來遂入閩奉益王即位以世傑為樞密副使元軍
寇閩世傑奉帝航於海及元將劉深襲帝於潮州之
淺灣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復遷碙州及帝崩世
傑與陸秀夫復奉衛王即位而崖山在新會鉅海中
與奇石山相對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
移駐元都元帥張弘範由潮陽港入海至甲子門獲
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崖山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

其間爲死計弘範由山東轉南入大洋世傑力戰禦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弘範乃四分其軍令李恒乘早潮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遂大潰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若天不欲我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　保康軍今郎陽府保康縣臯亭山在杭州城東北定海今縣屬寧波府占城即占城國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西南七十里大海中庭芝字祥甫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縣世傑范陽人

陳文龍謝枋得義骨芳馨

元兵入閩知興化軍陳文龍發民固守阿剌罕遣使招之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

杭州不食死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
敗績棄家變姓名奔建陽之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
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李氏不屈死二子熙之
定之得還母夫人以老得免後元使侍御史程文海
至江南訪求人才薦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
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
妣已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卒不行時枋得設卜
肆於建陽驛傍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徉召枋得入
城卜易過以北行枋得知不可免即不食二十餘日
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菓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
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
持藥襍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文
龍莆田人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世稱疊
山先生謚文節年三十與文天祥同榜

陸秀夫義不辱負君投海

時播越海濱簽書樞密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間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
無不悲慟至是張世傑與元人戰於崖山軍潰秀夫
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
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

太后聞帝崩大慟曰我忍死閒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　秀夫字君實鹽城人年十九與天祥同榜

文天祥歌正氣柴市成仁

初理宗拔文天祥進士第一度宗時官直學士以與賈似道不合罷之後爲江西提刑聞勤王之詔將兵赴闕恭宗遣楊應奎請降於元應奎還言伯顔欲執政面議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軍伯顔顧其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由通州浮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端宗即位天祥至行都以爲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敗元軍於雩都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於興國天祥潰走循州收兵出海豐縣復次麗江浦衛王即位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天祥屯潮陽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至潮陽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及崖山破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

相也天祥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況敢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於獄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會元至元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元主疑丞相爲天祥遂撤簑城葦召天祥入諭之曰

鄒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雩都興國今縣俱屬贛州府吉今吉安府海豐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潮陽今潮州府中山今西安府涇陽縣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又字宋瑞小字從龍年二十登寶祐年一甲一名

三百載宋朝君一十八帝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一十八帝共三百一十七年

夏遼金將世界碎扯零分

夏據興州之地遼據幽燕金滅遼侵宋盡有西北中原

一汴國二杭州三閩四廣

初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至是果驗北宋都汴南宋高宗都杭端宗帝昺至閩廣而亡

被金元欺負殺稱子稱臣

南渡以後金始終以和議愚宋宋始終以和議自愚高宗稱臣奉貢於金至孝宗改臣爲姪理宗時金滅元興度宗諸帝則無日不遣使稱臣於元矣

到底是鄙夫心患得患失

太祖奪天下於小兒得之不正太宗得天下於其兄不遵遺命而令弟姪不得其死南宋康王擁師濟州而不入援君父之難匿怨忘親而無恢復中原之志此皆患得患失之心也

殺不辜行不義昧了神明

太宗之殺德昭高宗之殺岳飛不辜甚矣太宗急於改元薄於待嫂高宗忘不共之仇爲稱臣之計又不義甚矣

佯孝順假慈悲瞞人不過

太宗同保富貴以安嫂后之心抱哭癡兒以箝衆議

其佯孝順假慈悲者也

比三皇方五帝索贅評論

顧氏曰宋以忠厚廉耻是矣而懦耎不振由此以興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矣

遼國主姓耶律契丹胡種

阿保機大唐末建國黃龍

遼主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剌奇霞之益石鄉耶律彌里人父撒剌的是爲德祖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始建國阿保機見黃龍在其甑屋上連發二矢殪之後太子德光於地置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至德光立始改國號曰遼一書耶律氏名阿保機建國之年更名億又五代史以扶餘爲黃龍府

建昇一

天殿

取渤海占中原河東九郡

初契丹痕德菫可汗立授阿保機大迭烈夷离菫將兵伐河東遂取九郡後征渤海大諲譔拔扶餘城遇諲譔老相兵破之圍忽汗城諲譔降改渤海國爲東丹　渤海即前遼東地唐爲渤海郡契丹爲東京即今奉天府海之傍出者爲渤遼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

西流沙北大漠萬里咸賓

阿保機北攻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絶大漠諸夷畏服信威萬里

統諸國自稱尊天皇太祖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不肯受代乃帥種落居古漢城别自爲部後擊滅七部諸夷咸服乃自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爲天皇王後廟號太祖

子人皇妻地后大度寬洪

立妻述律氏爲后國人稱爲地皇后命長子突欲鎮東丹國號人皇王阿保機有君人之度仁民愛物有罪者多

阿保機卒述律后愛中子德光乃立爲天皇王是爲太宗晉主石敬瑭借兵滅唐德光立敬瑭爲帝敬瑭奉表稱臣尊德光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小不如意輒加責讓敬瑭事之曾無倦意

占中原稱皇帝氣象崢嶸

晉主重貴稱孫而不稱臣德光遣使責讓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德光遂屢寇中原卒入大梁執晉主重貴而滅晉乃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德光乃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打草穀盜繁興思還故土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

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又遣使括借士民錢由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陝晉潞州皆殺其使者降於劉智遠德光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暫至上國省太后乃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憾矣　滏陽今彰德府磁州

殺胡林鹽載了也算南征

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臨城今縣屬真定府

趙延壽入恒州權知國事

趙延壽初爲後唐主從珂樞密使及遼以石敬瑭南下破唐兵於團柏延壽遂入遼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延壽勸德光攻晉德光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總

紿延壽怏怏乞爲皇太子德光曰皇太子當以天子
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時遼以恒州爲中京乃以
延壽爲中京留守及德光卒延壽即日入恒州自稱
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恒州今真定府
團栢今行唐縣栢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遼世宗鎖小醜自立爲尊

初趙延壽入恒州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以兵繼
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兀欲召延壽
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
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出謂礪等曰
燕王謀反適以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
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
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乃集蕃漢之臣
於府署宣德光遺制自即皇帝位

因祖母木葉山輕賢傲士

述律后兀欲祖母也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
子襲位又無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北歸述律
后聞兀欲自立大怒以第三子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兵敗兀欲因述律后於阿保機墓自稱天授皇帝慕

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木葉山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阿保機葬於此

殺親叔貪酒色無暇南侵

李胡突欲之弟兀欲親叔也李胡戰敗自如兀欲軍議和乃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復有異謀者乃徙之祖州兀欲以後宮教坊自隨荒於酒色國人多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璜按兀欲二叔李胡牙里果兀欲未有殺之之事惟兄天德謀反伏誅疑叔字有悮不然則殺字悮也又按李胡爲穆宗所殺穆宗李胡之姪或悮入此

任麻荅守鎮州恣爲酷虐

初兀欲北歸以麻荅爲中京留守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損漢兵食以飼北兵衆心憤怨恒州將何福進等與鎮州民共逐之　麻荅遼主從弟名

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攻邢州馬不甚嘶鳴又
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大懼引還會北漢主伐周兀欲
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皆不欲
南強之乃行　內邱今縣屬順德府

燕述軋起謀心弑君奪位

兀欲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弑兀欲
而自立　按五代史弑兀欲者名察割

遼穆宗名述律討罪除凶

述軋弑逆太宗長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
部奉之討殺述軋立述律爲帝是爲穆宗

喪瀛莫與周家睡王當國

周世宗征遼都虞侯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
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世
宗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降進至獨流口泝流
而西至益津關守將終廷揮降乃登陸而西都部署
趙匡胤先至瓦橋關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
彥暉皆舉城降遂喪關南之地述律年少好遊戲每

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滄州今屬河間府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瀛州即河間府莫州即任邱縣寧州屬慶陽府瓦橋關在今保定府雄縣

獵禽多貪飲宴遇弒庖人

述律酖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防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於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　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

遼景宗嬰風疾中宮決事

世宗次子耶律賢聞述律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是爲景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任休哥爲于越攻戰如神

賢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

也

援北漢歸使人南朝通好

時宋屢伐北漢北漢主劉繼元賢遣耶律沙將兵援之後復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歸言晉陽多梗人繼元無輔賢乃盡索前所拘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歸之俾輔繼元又令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太祖許之賢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　雄州今縣屬保定府

高梁河大得采結怨於心

宋太宗滅北漢乘勝伐遼遼圍幽州賢遣耶律休哥救之時宋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宋大敗太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太宗走免南北之好遂絕　高梁河在今良鄉縣界内

遼聖宗十二載權歸母后

景宗卒長子梁王隆緒立年十二是
爲聖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

下高麗戰河北與宋和平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問其罪乃舉兵伐高麗軍渡鴨緑江肇戰敗退保銅州遼耶律敵魯進擊擒肇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隆緒復同太后侵宋進寇澶州宋眞宗自將渡河禦之遣曹利用請和以太后爲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遼即遣閤門使丁振報聘而還自是南北弭兵 高麗今朝鮮國鴨緑江在國城西北入海銅州在海州衛東南四十里

舉才行察貪殘設科取士

詔諸道舉才行察貪殘又詔開貢舉每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詔郡邑舉明經茂才異等

減奢華却女樂富國强兵

隆緒禁僭侈減奢華高麗貢女樂却之

所可、情蠲屆詩中冓莫道

以韓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蕭太后與德讓通焉、凱風詩篇名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凱風比母也中冓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國人作詩刺之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韓德讓賜國姓陪葬慈陵

太后賜德讓姓耶律名德昌拜大丞相封晉王太后死葬乾陵改德昌名曰隆運未幾德讓亦死賜地陪葬陵旁

遼興宗違父命特尊其子

隆緒宮人蕭耨斤生子宗眞齊天后無子養爲子隆緒卒宗眞立是爲興宗冊母元妃耨斤爲皇太后治國事

正宮中齊天后做了冤魂

聖宗后蕭氏小字菩薩哥冊爲齊天皇后初聖宗疾革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左右希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眞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又慮宗眞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死

蕭耨斤被幽囚五年迎復

耨斤陰名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謀白於宗眞宗眞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凡幽五年或勸宗眞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宗眞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慶州今慶陽府

求關南增歲幣南北停兵

時宋有西夏之擾宗眞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翰林學士劉六符如宋致書取故地宋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往復者再乃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匹

性佻撻變衣冠混身雜隊

性佻撻嘗因夜宴自入變服入酒肆寺觀

入秋山因宴飲猝疾而薨

宗眞入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宴飲畢遂得疾翌日而卒

遼道宗瞻宋主御容驚拜

宗眞長子燕趙國王洪基立是爲道宗初宗眞詣宋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求之欲成先志宋仁宗遣張昪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往致其像宋遣學士胡宿奉御容於遼洪基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叔重元犯帷殿骨月兵爭

洪基尊其叔重元爲太叔賜以金劵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洪基田於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

曾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謀作亂欵睦宫使耶律良上變洪基名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涅魯古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仁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宫無備宜乘夜刼之胡覩曰第圍之黎明而發重元從之四面廵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宫會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乘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奔重元走入漠自殺黨與皆伏誅

重浮屠歲齋僧三十六萬

洪基信重浮屠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髪三千

信奸臣殺妻子不筭聰明

洪基妻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爲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忌后明敏於是宫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

剌及忽古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
蕭訛都斡等誣首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
辛然後立太子洪基信之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
治撒剌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於別室濬具陳枉狀
謂耶律燕哥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
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爲欵伏洪基大怒乃廢
濬爲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又與孝傑謀遣其私人蕭
達魯古等夜引力士紿濬殺之詐云疾
薨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

傳寶位與其孫是爲天祚

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
祚皇帝太子濬之子也

阿骨打行跋扈弄起刀兵

阿骨打本遼女眞部酋長素跋扈有異志節度使烏
雅束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叛遼天祚發渾
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曰遼人知
我將舉兵集諸路兵備我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
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侵犯遼界屢敗遼
兵　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信讒口殺其妃及其愛子
樂遊畋失政事散了親臣

天祚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與兵境内郡縣所失幾半而天祚畋獵酗淫不恤政事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天祚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天祚爲太上皇天祚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遂奔金天祚遣蕭遐買等追之及諸閒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因縱之余覩至金金盡知遼國事宜趨遼中京克之遂下澤州天祚時獵於鴛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天祚憂甚奉先曰余覩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天祚名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去

臣民解體矣

遺玉璽走夾山家亡國破

余覩引金兵逼天祚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既至雲中蕭奉先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至嶺西天祚遂趨白水濼粘没喝以兵六千襲之天祚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曰汝父子誤我至此　雲中今大同府桑乾河在府城南六十里夾山在朔州北三百四十里

應州城風雪裏束手遭擒

天祚知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請天祚臨其地天祚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天祚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至天德遇雪途次絶糧嚙氷雪以濟飢至黨項以小斛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送至金降封海濱王　天德山名在宣府城西北應州今屬大同府

蕭特烈李處温連扶二主

初天祚走雲中留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温與秦晉國王耶律淳守燕京處温聞天祚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等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勸進淳不許奭持赭袍被之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是爲宣宗未幾淳死其妻蕭德妃稱太后主國事金攻之燕京陷德妃奔天德天祚殺之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祚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刧天祚第三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遂立爲帝未幾雅里亦死特烈復立聖宗孫耶律术烈爲帝後术烈及特烈爲亂兵所殺

可憐人支不住土裂中崩

初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

西遼主名大石虎思創國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歷官遼興軍節度使金兵

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
鄯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兵萬餘假道於回
鶻王畢勒哥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
者數國西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爲帝是爲西遼三
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
朶　回鶻在哈剌衛合羅川有
喜回鶻公主所居地地基尚存

號德宗圖興復十載因循

大石以牛馬祭天誓衆圖興復命元帥斡里剌行萬
餘里無所得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自都
虎思十年而
卒廟號德宗

感天后輔皇儲七年翻掌

大石卒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
不煙權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

至仁宗傳乃弟穢德彰聞

夷列即位又十三年卒廟稱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
速完權國稱制普速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

沙里通焉

承天后普速完疑夫行弒

普速完自稱承天太后出其夫駙馬蕭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

斡里剌誅戮歸策立儲君

朶魯不之舅斡里剌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直魯古號天禧三十四載

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

乃蠻王屈出律併滅除根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未幾直魯古死西遼遂亡

大金國生女直完顏姓氏

女真之先居古肅愼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

真部節度至阿骨打襲位叛遼稱帝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於是國號大金

阿骨打叛遼主虎視乾坤

完顏阿骨打劾里鉢之第二子兄烏雅束爲節度使卒阿骨打襲位遂叛遼主延禧取寧江州　寧江州今慶陽府寧州

稱太祖展雄謨算無遺策

阿骨打廟號太祖史臣贊曰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混同江鞭指處兵不留停

初阿骨打將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阿骨打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由是每戰必克盡取遼五京焉　遼初以遼陽州地爲東平郡又改爲東京

以渤海爲上京又析遼西爲中京金改爲北京
以幽州爲南京金稱燕京以河南府爲西京

金太宗吳乞買滅遼擒宋

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其同母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是爲太宗其將婁室擒遼主延禧而遼亡復以粘沒喝等侵宋克汴京擒宋徽宗欽宗而還

捨所生立世嫡不背其兄

吳乞買以太祖嫡孫亶乃繩果子合刺爲諳班勃極烈至是吳乞買卒合刺即位合刺即亶也

熙宗亶厭言兵通和宋國

亶立是爲熙宗時宋南渡高宗遣王倫魏良臣何鑄等請和亶亦厭兵革許之宋稱臣納幣而金亦歸高宗母韋氏及徽宗鄭后邢后之喪於宋

過中年貪醉酒手刃朝臣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雖初年國

心不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徧
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又殺橫海節度使田㲄
左司郎中奚毅及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人

殺其后亂宗門人懷危懼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亶亶怒遂杖平章秉德右丞
唐括辯而殺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
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太祖子幹
本之子平章政事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問曰若舉
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阿楞
亮曰阿楞疎屬安得立捨我其誰亮因此忌常勝阿
楞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亶
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搆常勝查剌阿楞等皆
殺之亶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名胙王妃撒卯入宮
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
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海陵王行篡弒大展燕京

完顏亮素有逆謀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
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亶嘗杖

近臣局直長大興國亮亦結為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壻徒單貞及秉德唐括辯烏帶等以刀藏衣下入寢殿亶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亶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亶頓仆亮前手刃之秉德遂奉亮即位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亮乃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一殿之費以億萬計及成遂遷都焉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後亮亦被弒世宗追廢為海陵煬王

恣淫佚滿門親行同犬彘

亮殺叔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懶封為昭妃又欲納宗婦於宮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喇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於宮封糺里妻高氏為修儀崇儀節度使烏帶妻唐括

爲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乂察而納之乂察亮
姊之女也壽樂縣主付古斡離不之女也静樂縣主
蒲剌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
同縣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
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
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
之妹也皆有夫亮皆納於宮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
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
夫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
常於卧內遍設
地衣倮逐爲戲

滅宗人弑親母舉衆南征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謀盡
殺之乃教尚書省令史上變名領三省事阿魯等繫
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
守斛禄補等後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没喝子孫
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没喝後皆絶復
忌斜也諸子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
帥府令史遥設誣飾上變遂殺左副元帥撒離喝及
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亮遷都於汴欲滿侵其嫡母徒單太后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會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曰國家世居上京今至汴復將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名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后方樗蒱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福娘等縊殺之亮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名忽土等還皆殺之自是莫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衆六十萬號百萬自將侵宋

擬策馬在吳山高峰第一

註見本卷吳山立馬句下

遇允文瓜洲渡戰艦挈沈

註見本卷戰

龜山寺衆畨酋同心一怒

亮爲宋虞允文所敗趨揚州會兵於瓜州渡居於龜
山寺名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
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刄剮之乃下令軍士亡
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
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
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埜且曰
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
行大事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焉

箭先來刀接應再贈麻繩

元宜等黎明帥諸將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巳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
動復縊
殺之

妻共子砍成堆屍橫血泊

初亮南侵妃嬪皆從至是軍士盡收
殺之又使人殺其太子光英於汴

一家兒都做了怨魄强魂

金世宗仁且孝遼陽即位

初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婆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衆心歸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殺副留守高存福等奉烏祿即位更名雍是爲世宗　金以遼陽爲東京

賢其妻能守節不立中宮

雍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雍終身不立后

排異端尚文儒與民休息

雍不信佛法嘗曰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户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眞太學崇尚文儒命宰相薦士不得

崇節儉戒服飾勿用黃金

雍性節儉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命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

斷死囚十七人幾乎刑措

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世稱呼小堯舜有道仁君

雍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國人號稱小堯舜

金章宗承祖蔭升平未久

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雍卒璟即位是為章宗

李宸妃持國政疎遠宗親

淑妃李師兒有寵進封元妃叅知政事胥持國陰以秘術干之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數稱

此九原何得在絳州

譽持國璟信任之由是持國與妃表裏擅政璟無子疎忌宗室惟衛王永濟柔弱鮮智能愛之欲傳位焉

按李氏封元妃宸妃疑誤

元太祖斡難河稱尊建號

註見本卷元太祖句下

衛紹王無計策不敢支撑

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自武定入朝璟已感疾遂留不遣璟卒李妃黄門李新喜平章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時蒙古鐵木真浸強金人皇皇禁言邊事會蒙古侵擾雲中九原永濟懼遂遣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以求和後宣宗即位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尋追復衛王謚曰紹 九原山名在絳州西北二十里

胡沙虎弑其君自稱監國

永濟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

責之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反奉詔
入討分其軍爲三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
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
靼至北關已接戰矣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紇
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
陳兵自衛以兵逼永濟出居
衛邸遣宦者李思中弒之

金宣宗受策立國勢將傾

胡沙虎欲僭位訪於丞相徒單鎰鎰曰翼王章宗之
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
默然乃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昇王即翼王
也至燕即位是爲宣宗時元兵漸逼金運將衰矣

宋來伐夏來侵元兵得志

朮虎高琪勸珣侵宋以廣疆土珣遂南侵由是宋亦
下詔伐金宋將趙方孟宗政等屢敗金兵安丙復遣
兵會夏人伐金夏主遵頊於是取金會州圍鞏州夏
與金通好者八十年至是搆難十載遂至精銳俱盡
兩國皆獘宋夏之兵端既結金之兵力漸分元兵所
向無前矣　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鞏州即鞏昌府

把中原都棄了無地安身

時蒙古已盡取金山東河北河東州郡圍燕京珣以兵力微弱不能守中都乃遷於汴燕京遂陷由是太原眞定所在皆入於蒙古矣

金哀宗亂亡世十年天子

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在位十年

汴京城瘟疫起死盡生靈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瘞者不在是數

崔立亂執后妃送降蒙古

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乃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聞守緒棄汴遂進圖之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守緒遂走歸德汴人聞守緒軍敗大懼而速不臺攻城日急會守緒自歸德遣使至汴迎太后后妃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

無策今殺之爾汝請命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
從恪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自立爲太師都元帥
尚書令鄭王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
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
還城悉燒樓櫓以天子袞冕后服送於速不臺遂以
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
車三十七兩宗室五
百餘俱送赴青城

速不臺殺二王解發和林

速不臺殺梁王荊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
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崔立
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
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殺廏馬犒軍卒明知喪敗

時守緒奔蔡州蒙古搭察兒圍之宋遣孟珙帥師會
之克其西城守緒知勢敗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又殺
廏馬以犒軍卒然
其勢不可爲已

把虛名傳禪與元帥承麟

守緒集百官傳位與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乃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卿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遂即位

死社稷禮之常可憐天命

守緒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所憾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不必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幽蘭軒一炬火送了殘生

時宋金之兵已入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遂亡

夏國主李曩霄依遼附宋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

繼遷其國始大降於宋太祖賜姓趙其子德明歸宋封爲夏王德明卒宋封其子元昊西平王契丹亦冊元昊爲夏國王尋叛宋稱帝於夏州國號夏宋削其官爵賜姓元昊上書請和乃更名曩霄是爲景宗夏州今陝西寧夏衛

據西涼稱兀卒吾祖傳名

曩霄據有西涼自號嵬名吾祖後請和於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宋臣蔡襄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語耶宋主不聽西涼今永昌衛

曳石歌氣飛揚張元李昊

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恥於自媒乃刻詩於石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詭言張元李昊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用國姓也元昊异之奉爲謀主

分鐵騎左右翼野利天都

曩霄選豪族五千人迭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任心腹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爲左右翼各統精兵

全不記錦綺恩自圖王霸

初曩霄數諫其父德明勿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也曩霄曰衣皮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錯殺了心腹將牙爪離心

曩霄有腹心將野利王天都王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知青澗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樸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名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

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褁
一部遺野利野利見褁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
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曩霄曩霄名嵩并野利至
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
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
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
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
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
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曩霄使未即相見只
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
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
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曩霄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
世衡度使返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
又欲並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
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襍紙幣中有虜
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曩霄天
都亦得罪曩霄既失腹心之將牙爪離心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　种
世衡字平仲
製文字斂刀兵併包銀夏

曩霄自製蕃書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悉本夏錄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長分統其衆　銀州今延安府神木縣綏州今綏德州宥州在米脂縣故永樂城之西靜州今衛城西南有保靜城唐名保靜縣夏改爲靜州靈州今寧夏中衛鹽州今漳縣會州今會寧縣俱隸鞏昌府勝州即今榆林鎮城甘今甘州衛涼今涼州衛瓜州沙州故城俱在肅州衛城西肅今肅州衛興州今漢中府沔縣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

晚年來新臺行劓鼻亡身

曩霄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寗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寗令哥納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寗令哥憤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厖家爲訛厖所殺曩霄因鼻創死　新臺行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李諒祚號英宗養於母族

曩霄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養於母族訛龐至是即位是爲英宗

三大將持國政柄出多門

諒祚年幼后族專國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與契丹互交兵叛與黨項

初契丹黨項諸部叛附於夏契丹伐黨項曩霄救之契丹主宗真遂自將伐夏又爲曩霄所敗至是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夏又敗之

賀蘭山兵敗了母被遼擒

契丹復伐夏招討使耶律敵古等軍至賀蘭山獲諒祚之母以歸安置於蘇州

寇環慶擾保安綏州入宋

諒祚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户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宋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宋知青澗城种諤諤遂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

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遂復綏州諒祚乃詐爲會議誘宋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秦鳳今鳳翔府涇原今平涼府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宋范仲淹築綏州今綏德州青澗今縣屬延安府

停歲賜仍求欵賄賫金銀

初諒祚寇環慶會宋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詘則國威不立因停止不與諒祚大沮乃遣使謝罪宋宣撫使郭逵諷得殺楊定等首領李崇貴等諒祚乃錮崇貴以獻崇貴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户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上其劍鑑匿其金銀至是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

環即環州慶即慶陽府延州即延安府

夏惠宗名秉常被拘國母

諒祚卒子秉常立是爲惠宗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

數上書求經史保境安民

仁宗以九經賜之此諒祚事秉常嗣位在宋英宗治平四年疑誤入此

敗宋家兵五路秉乎李憲

宋神宗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孫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不聽竟命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昌祚率蕃漢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次磨哆隘遇夏衆十萬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遂潰而還昌祚亦罷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會大較劉歸仁以衆潰乃引還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多凌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熙河在寧夏河州衛境内鄜今鄜州延即延安府米脂

今縣銀州今神木縣石州今吴堡縣俱
屬延安府天都山在蘭州城南三十里

寇秦州旋誓表兩下渝盟

秉常寇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旋上誓表請納安邊塞門二砦以乞綏州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然之賜以誓詔秉常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逵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宋遂止　商於地在南陽府内鄉縣

夏崇宗名乾順請婚遼主

秉常卒子乾順立是爲崇宗乾順請婚於遼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之

至遼亡依然又入貢於金

遼主延禧謀奔夏金斡離不趨天德聞延禧已渡河

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害
賜之地金粘没喝割與之及遼亡遂入貢不絕

夏仁宗名仁孝國中多難
被權臣任得敬殺害宗親

乾順卒子仁孝立是爲仁宗仁孝初立國内多亂任
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
誣殺宗親大臣其勢
漸逼仁孝不能制

無禁制儘教他瓜分國土

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
龐嶺地與任得敬自爲國

金世宗却貢獻務討權臣

仁孝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金世宗雍曰有國之主
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
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
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
貢獻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兹請命事
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得敬始

懼仁孝卒謀誅之

夏桓宗十二載遭人所廢

李安全奪了位立號襄宗

仁孝卒子純佑立是爲桓宗在位十二年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廢之而自立是爲襄宗

剛四載苦元兵投降獻女

安全在位四年蒙古伐之入靈州安全獻女於蒙古請降又二年卒

夏神宗叛金主反面興兵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是爲神宗夏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安全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怨之遂侵金葭州至遵頊立益叛金互相攻戰者凡十年不解　葭州今屬延安府

元太祖圍興州西奔逃難

元太祖鐵木眞圍夏

稱上皇傳位與德旺相承

遵頊自稱上皇傳位
於子德旺遵頊尋卒

夏獻宗立四載憂惶致死

德旺立是爲獻宗蒙古伐夏取甘肅州西凉府又
取靈州進次鹽川州德旺以城邑多降憂悸而卒

南平王歸附與大國元君

德旺卒國人立其弟子睍是爲南平王蒙古盡
克夏城邑睍力屈出降蒙古縶以歸西夏遂亡

西夏主十代君二百餘載

夏自宋寶元戊寅曩霄稱帝
至睍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宋遼金三下裏見景依從

夏抗衡於宋遼金向背無常
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

似一點水浮漚生生化化

弄刀兵何曾見一日升平
攔路虎剩一行行蹤步跡
占天龍留幾片敗甲殘鱗

繁華過眼如春夢　斷簡殘編說姓名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刀兵誰解倒懸民命　富貴草梢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西江月

龍爭虎鬪無蹤跡　剩水殘山自古今

廿一史彈詞注卷之九下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成都楊　愼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别麓註　孫坦舍坤章校

第十段　說元史　西江月

山色消磨今古水聲流盡年光翻雲覆雨數興亡回首一般模樣　清景好天良夜賞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細思量不及樽前席上　詩曰

慷慨樽前發浩歌休教世事苦相磨東風要與花爲主無奈青春老去何

桃杏花開滿樹紅轉頭青子緑陰濃梧桐葉上猶殘

雨雪片檐前又舞風時序往來千古在人生聚散一場空今朝有酒今朝醉說甚英雄十大功

玉軫曲終詞打疊餘文煞尾奉知音知音肯共閒談笑故典何妨反覆論論到可人題品處越多慷慨越精神東門黃犬堪傷痛鶴唳華亭不可聞夜枕滴殘金砌雨曉窗敲碎玉壺氷金盤滿顆珍珠落寶樹千花錦繡分讚美賢人談勝事稱揚孝子共忠臣撥開虎鬬龍爭處揀出清閒物外人范蠡扁舟滄海月陳摶高枕華山雲氷絃喚醒紅塵夢詎比尋常勸世文

話說宋遼金三史已畢訴至元朝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

人氏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即位於斡難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濶台是爲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五年長子貴由即位是爲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即位是爲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中統至元在位三十五年傳至成宗名鐵木耳其父眞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謚裕宗裕宗二子先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謚顯宗次子荅剌麻八剌追謚順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爲完顔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元貞

大德順宗長子海山即位是爲武宗曲律皇帝四年崩至大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爲仁宗普顏都皇帝九
年皇慶延祐太子碩德即位是爲英宗格堅皇帝三年至治遇
弑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即位是爲泰定皇帝四年崩
泰定致和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因
以弟讓兄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㻋周王因
即位於沙漠立圖帖睦爾爲太子太子見帝帝暴崩是
爲明宗護都護皇帝天曆在位半年圖帖睦爾仍即位是爲
文宗札牙篤皇帝四年崩天曆至順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
位是爲寧宗一月而崩乃兄妥懽帖睦爾在位二十七
年元統至元至正天下歸於大明遜避北去逃於應昌府明

太祖高皇帝以其能順天命追謚順帝

元朝前後一十四帝通共一百六十五年混一止計九十二年今將元朝始末略記其大槩以見賢愚

三百載宋遼金中原鼎沸
幹難河韃兵起別是乾坤

鐵木眞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先居於烏桓之北總隸於韃靼至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眞稱帝於幹難河之源自號爲成吉思可汗

元太祖鐵木眞神謨妙算

鐵木眞也速該之子初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以志武功鐵木眞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後廟號太祖至宋度宗咸淳七年世祖忽必烈始改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也

廣機謀多妙算出類超群

蒙古耶律楚材通術數之學太祖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故能滅國拓地所向無敵

掃沿邊四十國如同削草

太祖三年滅蔑里乞部亍斡赤剌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囼亦兒於等部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斡脫羅兒城十六年克逃里寨及班勒紇城國塔里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欽察斡羅思撒里等部凡滅國四十

感天心角端見罷戰休兵

太祖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太祖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

突欲八世孫

終老在六盤山雄心未已

尚叮嚀約宋國併力平金

太祖滅西夏避暑於六盤山病篤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斃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六盤山在平涼府隆德縣山上有避暑樓潼關在陝西華陰縣四十里

能委任股肱臣眞材實料

太祖知人善任用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任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

有功勞四怯薛世代相承

怯薛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术木華黎赤老溫四人之子世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焉

博爾朮博爾忽濟時人物

木華黎赤老温萬戶留名

木華黎雄勇善謀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太祖命經畧山南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卒能助成大業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爾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温功業與三人等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元太宗窩濶台寬洪大量

太祖卒少子拖雷監國三年太祖第三子窩濶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監國乃與諸王奉窩濶台即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是爲太宗有寬洪之量量時度力時稱治平　和林在韃靼初以西有哈剌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於此皇慶初改爲和寧路至今有和寧路城

滅殘金侵宋境國勢龍興

太宗約宋滅金速不臺滅汴京塔察兒與宋將孟珙

金遂滅未幾宋先背盟趙葵等率師入洛不戰而潰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
及察罕等侵江淮由是入宋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
利州狥黃州攻真州圍廬州躪階成遂無寧日是時
西北中原罄歸版籍
有天下三分之二

但可惜酒爲魔中宮竊柄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第六皇后乃馬
真氏乘怠竊權權奸滿朝賣官鬻獄

訛鐵鐸因醉死七子誰君

太宗初疾篤後稍愈耶律楚材謂不宜田獵左右曰
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訛鐵鐸胡蘭奥都
剌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太宗七子長貴
由是爲定宗二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剌察兒
王五合失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太宗有旨
以孫失烈門爲嗣后乃馬真氏不從自稱制於和林

元定宗閒五載才方即位

六皇后臨朝五載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
由乃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是爲定宗

不三年歸天去母后稱尊

定宗在位一年零九月卒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稱制

元憲宗勤政事剛明果斷

不貪杯不重色嚴御群臣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共推太祖少子拖雷之子蒙哥即位於濶帖兀阿蘭之地是爲憲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平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及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性沉斷寡言不御燕飲尤御下以嚴能遵祖宗之法

元世祖滅南朝華夷混一

憲宗卒同母弟忽必烈即位是爲薛禪皇帝廟號世祖以宋賈似道拘使背盟命伯顏等大舉寇宋遂克臨安擄宋恭宗又分道克閩廣追宋帝昺於厓山昺赴海[illegible]

燕山朝萬國四海來賓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遂詔營宮室城池於燕山府仍號爲中都是時海外諸番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䚟蘇木都剌等國皆入貢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也　秉忠邢臺人初從釋氏名子聰拜官後更今名自號藏春散人謚文貞

立渾儀窮河源又開海運

元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疎世祖命大學士許衡及贊善王恂郎中郭守敬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闚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恂又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表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五處分置儀表谷選監官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寔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术

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黄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濶提之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别里赤兒之地合納黄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入江淮由黄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户清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担入京師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𢌿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户府四總其事又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户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許衡字仲平河内人稱魯齋先生守敬邢臺人字若思

括圖讖焚道書禁習天文

括圖讖焚道書禁習天文

世祖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録聖裔訪人才似乎崇正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世祖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因名宋衍聖公孔侏赴闕侏遜於居曲阜者世祖曰寧遠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又遣侍御使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以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　孟頫字子昂歸安人謚文敏

寵西僧求術士不算聰明

西僧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尊爲國師統釋教又以西僧楊璉眞加總攝江南釋教俱寵遇無比遣桑吉刺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士

俊鷂子美珍珠宜乎不受

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世祖曰珠何爲當留以周貧者却之又有獻俊鶻子者亦却不受

回回今默德那國

大酒樽無縫衣何苦勞心

置大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金外鏤爲雲龍高一丈七寸又命尚衣局織無縫衣

擊日本十萬師委埋魚腹

初遣使往通日本不納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至是命阿刺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爲右丞率師十萬以往會阿刺罕卒於軍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萬於島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　日本古倭奴國

發會稽諸陵骨遺憾冬青

西僧楊璉眞加利宋攢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

紱鑑南潯風會稽人唐珏獨痛慨乃貨家具得
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
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
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
骸塟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
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立國來殺生靈幾於千萬

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己卯歲通計殺戮人一千
八百四十七萬乃本兵敵兵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
他誅殺
者不與

屍骸山膏血海刼數驚聞

顧充曰世祖日本一征踏積漲東洋之水交趾屢擊
屍儷高戰骨之山汎濛汜而赴崑崙降伊吾而征鐵
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又況緬甸占城瓜哇羅鬼窟
居海島顧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
忍哉 交趾即安南國伊吾即哈密衛
緬甸國與雲南省界瓜哇古闍婆國

創大都詢興亡紅蟲滿匣

世祖創大都作宮殿於地中掘得大坑紅頭蟲滿坑無數帝以問國師劉秉忠忠曰此即異日代有天下者　世祖初號燕京爲中都四年於中都東北置城而遷都焉九年改爲大都

統中華十六載八十而崩

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宋襲統者凡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卒

元成宗修祖業垂拱而治

世祖太子眞金早卒以眞金第三子鐵穆耳爲皇孫世祖卒鐵穆耳即位是爲完顏篤皇帝廟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

十三年行的事間雜昏明

成宗在位十三年心無定見凡賢否進退利害因革朝令夕改

葡萄酒門攤錢罷之爲美

初世祖有葡萄酒之例至是罷之又以江愛豐州常德皆旱免其門攤

馬牛羊鷹共犬取索何勤

括馬於諸路除牝孕携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至於牛羊鷹犬歲有取索

末年來多寢疾政由宮闈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伯岳吾氏專政史臣曰成宗連歲寢疾凡政事内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然共不致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俱在耳

吝工費縮河渠漂沒人民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元武宗兄之子繼登其位

成宗崩伯岳吾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

命名安西王阿難荅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右丞相哈剌哈孫陰遣使迎成宗兄答剌麻八剌長子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遂還大都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哈剌哈孫夜遣人啟之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乃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名安西討事至即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奉其母迎之遂廢伯岳吾后居東安殺之即位大赦是爲曲律皇帝廟號武宗

以同胞弟爲子頗礙天倫

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胞弟也以有平內難功立爲皇太子

僧翰苑宦中書仕途太濫

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宋小黃門李邦寧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欲以爲工

浙平章辭曰臣閹腐餘命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
者也奈何辱以寺人乃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時內
降旨與官者八
百八十餘人

江浙饑眞定水災具頻仍

兩浙飢死者四十六萬户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
根樹皮爲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鞏昌地震
歸德暴風濟寧眞定等處大水江浙飢荒之餘疫癘
大作死者相枕　兩浙今浙江一省有浙西浙東之
分

元仁宗守文主聰明恭儉

武宗崩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爲普顏篤皇
帝廟號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
伐不崇貨利一遵世祖成
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

選明經立科舉惟寶賢人

仁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
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以爲三百人仍增

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諸行科舉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重國本禁諸王農時出獵

禁諸王毋得方春畋獵

尊宋儒廣從祀閣建崇文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稱南軒先生謚曰宣祖謙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

元英宗行孝道焚書請代

仁宗卒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為格堅皇帝廟號英宗性至孝初仁宗大漸焚香露禱北斗祈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時張養浩以尚書
參議中書省事諫曰世祖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
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英宗大怒既而
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
直

卹孔裔免民租仁慈切念

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以旱澇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寫經文作佛事禍福迷心

敕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
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葢福田利
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徒遂創爲薦拔之
論以惑世人若撰爲文辭不可以爲後世訓
吳澄字伯清崇仁人學者稱草廬先生謚文正

縱奸黨殺朝臣剛明有欠

仁宗時鐵木迭兒入相者再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
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

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乃與拜住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諸罪乃罷其相位尋起爲太子太師及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爲右丞相以拜住朶兒只攻其奸惡必欲報之乃以太后旨名二人至嶽政院與嶽政使失列門御史禿禿哈襍問誣殺之又怨勝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英宗皆不能問

駐南坡行幄裏禍變相尋
君與相可憐人俱遭寇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右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遂怏怏而卒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追奪官爵籍沒其家貲其奸黨御史大夫鐵失等皆不自安乃生異謀至是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

事赤斤鐵木兒殺拜住而鐵失直犯行幄手弒英宗
於臥所　南坡在保定府新城縣西北元英宗常駐
蹕於此賜丞相拜住爲
別業俗呼爲髙密店

爲惺惺無遠慮悞了前程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罪大
變遂興詎非英明之悞哉

泰定主討元凶掃除奸黨

晉王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剌長子眞金嫡孫英宗
叔也初鎮北邊鐵失密遣斡羅思告曰我與哈散也
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立王爲帝王因斡羅
思遣別列迭失等赴上都告變未至英宗遇弒也先
鐵木兒等奉璽綬來迎遂即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
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於是即誅也先鐵木
兒等於行在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
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後文宗不爲帝立
廟謚世稱
爲泰定帝

忽天災受佛戒買寶求珍

時烈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言賈胡中買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宜行禁止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致災愈速宜罷功德使司凡數千言皆不從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因避暑上都宮升遐去世

泰定避暑於上都宮七月卒

二宗姪相遠離國政誰尊

註見下

元明宗和世琜遠居沙漠

和世琜武宗長子泰定姪也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和世琜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封和世琜為周王出鎮雲南及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與陝西丞相阿

思罕平章塔察兒謀發關中兵自潼關河中入已而
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㻋乃逃漠北集
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後即位
是爲護都護皇帝廟號明宗

弟文宗圖帖睦遠處江陵

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鐵木迭兒搆釁骨月
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
通親王英宗於是徙圖帖睦爾於瓊州及泰定即位
乃召還封爲懷王出居建康尋又徙於江陵後即位
是爲札牙篤皇
帝廟號文宗

燕帖木迎文宗入承大統

簽樞密燕帖木帖木兒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
立其二子乃集百官興聖宮率其黨露刃號於衆曰
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
執中書省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
睦爾於江陵將一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
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
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未幾圖帖睦爾入京師以兄和
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

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乃即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

却差人和寧北遠接明宗

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㻋於漠北復屢差人勸進和世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乃遣燕帖木兒奉璽上之明宗加其功以燕帖木兒爲太師復遣使立弟圖帖睦爾爲太子

行殿裏喜相逢歡歌飲宴

不明白誰下手骨月分情

太子發京師北迎明宗明宗次於旺忽察都太子入見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明宗暴卒太子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

燕帖木聞哭聲忙收玉寶

把文宗扶上馬事恐難明

胡粹中曰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明宗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與

復寶位賜金帛情繇顯露

文宗復位後即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妙費用諸王百官賜金銀有差賜明宗北來衛士及諸部曲鈔幣不等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罷置左丞相養其子塔剌海爲子賜居第貲產

身弑兄妻弑嫂顯得欺心

明宗之卒人疑文宗弑之後順帝以文宗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卒詔除其廟主文宗后弘吉剌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后八不妙

明宗后一書云八不沙

胡笳曲甲辰君空陳符讖

司徒香山陳符讖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頒示中外詔諸臣議咸謂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事遂寢 弘景字道明秣陵人爲齊高帝諸王侍讀歸隱句容句曲山第八洞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徵之不出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謚貞白先生

天鳴鼓虹貫日地震燕京

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八月天鼓鳴於東北

尊國師舉朝臣郊迎匍伏

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

懷歹念佛不佑天喪其身

文宗既弑其兄又弑其嫂卒之享國不永在
位五年壽二十九而卒奉佛求福竟何益哉

明宗子號寧宗纔方七歲

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質班留居京師時文宗卒燕帖
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以文宗遺命傳位
明宗子乃命奉懿璘質班即位是爲寧宗
年方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坐龍牀一箇月命夭難存

寧宗在位
一月而卒

燕帖木弄威權斃於溺血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
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人四十女後房充斥
荒淫日甚體
羸溺血而死

元順帝寧宗兄即位稱尊

妥懽帖睦爾明宗庶長子寧宗兄也初明宗遇害徙
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

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寧宗卒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闊里吉思迎之既至燕帖木兒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至京久不得立至是燕帖木兒死乃立為帝後卒於應昌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去號為順帝或曰順帝宋恭宗子也　大青島即大青嶼在廣州海中靜江在今廣西桂林府

封伯顏為秦王秦州山裂

順帝先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伯顏專權自恣僭竊無君虐害天下至是封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所以兆其弑后無君之虐也

性優柔無果斷委政權臣

順帝性柔少斷阿魯輝帖木兒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順帝然之由是政事決於太師右丞相伯顏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兒之弟撒敦而已無所專焉

製宮漏造龍舟窮工極巧

一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內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闕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又製龍舟於內苑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其精巧皆前所未有

運氣術天魔舞惑亂其心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眞善秘密法順帝皆習之怠於政事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合執加巴剌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篆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給順

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廣取女子淫戲是樂御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醜聲外聞

聽臣子殺中宮不能遮護

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也初燕帖木兒之弟撒敦卒其子唐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爲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謀援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郯王撒撒禿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順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

儘奸雄逐太子委靡無能

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時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

事移鎮大同素與禿堅帖木兒友善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怒孛羅帖木兒跋扈交通禿堅不花詔削孛羅帖木兒官爵孛羅帖木兒拒命遂詔平章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遂出奔順帝詔慰解之復孛羅帖木兒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孛羅帖木兒入見順帝訴其非罪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遂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進孛羅帖木兒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　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

石人出國運衰群雄並起

時河決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興工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其後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徇湖廣方國珍擅浙東張士誠抳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

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鴟張於遼陽田豐逐鹿於山東郭子興稱王於滁州而元之大勢去矣

只招降繇奇策遍地紅巾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寶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共起兵以紅巾爲號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自是巨盜橫發作亂煽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猺賊吉烈思定光活佛戕命官西方逆賊殺王子以至蔣丙起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必達起邵武鄧忠起臨川竹山賊陷襄陽湘鄉賊破保慶山東河南江南江北殺掠無忌朝廷不能制乃遣使招撫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爲招降之策耳不聽

李生瓜天雨氂無邊怪象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謡云李生黄瓜民皆無家大都雨氂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内孛羅外擴廓室鬬紛紜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與察罕帖木兒兵爭不已順帝遣使諭之始罷兵會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孛羅帖木兒復以兵攻晉冀擴廓帖木兒大破之讐隙日深至是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子出奔及還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兵敗太子又奔晉冀順帝以孛羅帖木兒爲右丞相遂專政於内太子與擴廓帖木兒在外日夜謀除内難乃大發兵討之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以孛羅帖木兒悖逆遂附於擴廓帖木兒威順王之子和尚亦忿孛羅帖木兒無君密言於順帝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伯達兒等殺孛羅帖木兒於延春閣下函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以爲太尉左丞相其時外寇既已横肆而内難又復如是元之亡决矣

黃河清淚沾襟知由聖主

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憮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　平陸今縣屬平陽府河南府陝州有砥柱峰在黃河中流禹導河鑿之石形如柱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唐太宗勒銘尚存孟津今縣屬河南府

棄燕京望北走社稷分崩

明太祖兵克通州順帝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議棄燕京北走避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又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順帝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遣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璧求活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明大將軍徐達等兵至燕京攻克之執淮王及慶童等殺之

駐應昌纔一年鑾輿晏駕

順帝走屯蓋里命脫列伯等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爲明李文忠所破擒之順帝遂無復南意駐於應昌府一年因痢疾而卒

皇太孫買的里束手俘擒

明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皆被擒惟太子遁去明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大元國十四君不堪回首

元自太祖至順帝前後共一十四主其兩后不在其內

九十年居中夏一旦成塵

元太祖始宋寧宗開禧二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共一百六十五年內去世祖前七十三年爲宋實九十二年天下歸於大明而元亡

天付與聖明君昇平萬歲

初元主常以國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朱太祖果建國號曰明滅元即位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明太祖南掃羣雄北定中原而天下一統

不濃陰怎能勾真龍出現
不發黑如何得杲日光明
廿一史細評論幾場興廢
笑談間屈指數多少豪英
傳道統古曾聞三皇五帝
論征伐何處起湯武桓文
數千載史書中今來古往

幾千場風雲變虎鬭龍爭
一箇箇使機謀圖王劫霸
一朝朝爭社稷遣將興兵
運籌策定功勞朝中宰相
辨風雲別氣色閫外將軍
黃金印玉寶符封侯拜將
錦征袍金鎖甲領隊排兵
花腔鼓賽春雷驚天動地
五方旗遮日色慘霧愁雲
雄赳赳仗刀鎗揚威耀武
惡狠狠臨陣處捨死亡生

下死手搪精拳人頭廝抧
咬鑿牙瞪怪眼熱血相噴
只爲爭三寸氣興心舉意
儘教些廝殺漢奪利爭名
黃河岸幾千場橫屍濺血
北邙山無打筭白骨橫塵
誰智勇誰才能南柯一夢
誰英雄誰俊傑高塚麒麟
前人事後人悲一聲長嘆
洛陽花咸陽草幾度黃昏
吳王闕越王臺兩堆糞土

漢家陵唐家寢一樣灰塵
流落後怎分豁金枝玉葉
路傍人誰辯認鳳子龍孫
細思想轉沉吟人生有幾
巧安排多計較到底浮雲
今世裏謝皇天一人有慶
萬萬年無爭戰四海澄清
遇飲酒得高歌開懷作樂
把新詞聽一會清世閒人
一段詞一段話聯珠間玉
一篇詩一篇鑑帶武兼文

說武將逞英雄威風凜凜
敘文人施禮樂文質彬彬
休笑話采書生殘編斷簡
勝尋常歌舞妓翠袖紅裙
偶然間與知音逢場作戲
收拾了乾扯淡弔古談今

高人解得其中意　淡盡爭名奪利心

細思三皇五帝一般錦繡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許多公案　後世依他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在人間萬古稱揚讚嘆　西江月

仁皇治世天心順　不動干戈永太平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